

这是一组英雄的群像，是一群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是一组悲壮的姿势，是一组长啸当歌的立体诗歌。每一个中国人，在这群雕像与这些姿势面前，一定会放慢脚步，低头沉思。

腾冲琐记（下）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

□黄俊生



心在路上

四

《国殇》，屈原的名篇。

《国殇》讴歌楚国为国捐躯的将士，讴歌他们凛然悲壮、亢直阳刚之美。国殇墓园，传扬的正是这种凛然悲壮、亢直阳刚之美。

墓园内，有一组人物雕像群，他们的姿势，让所有瞻仰的人动容。

一位妇女，蜷缩着身体倒毙于地，怀里，紧紧抱着一袋军粮。她是饿死的。至死，她都不肯吃一口军粮。这位小脚妇女，翻山越岭，在前线抗战的滇西子弟兵送军粮，半途饥饿而死。死前，她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军粮，是给打枪的人吃的。

一棵被雷电击断的千年古杉树下，一位身穿长衫、脚穿黑帮布鞋的老人，背靠一块石头，一手撑地，一手握拳。这位老人是抗日名将寸性奇的父亲寸大进，88岁高龄，眼见国土沦陷，日寇猖獗，恨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倚天抽剑手刃倭贼，当日军逼近腾冲之时，老人悲愤地绝食而死，他要用自己的尸身阻挡日军步伐。

一位小兵，宽大的军装裹着他瘦小羸弱的身体。他天真地笑着，笑容灿烂。他只有13岁，是滇西军中年纪最小的兵。他为能加入抗日队伍而自豪，他的心里，充满孩童的憧憬。

五

国殇墓园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国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陵园，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944年底筹备建园，40年后筹备修复，又三十年，滇西抗战纪念馆建成，国殇墓园入选第一批国务院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七十年，腾冲这座古驿路翡翠城，成就了慷慨悲歌的城市气度。

安放抗战烈士骨灰的小团山下，有一块由李根源先生题名的碑石，上书“倭冢”二字，墓碑下，埋葬了滇西战役中日军最高军事指挥官藏重康美少将及其下属147名日军军

官，这些日军指挥官，面朝小团山，向中国军人烈士跪拜而葬。对此，日本国内一些学者提出抗议，称这是对死者的不尊敬和对日本的藐视。而距此六千里外的江海平原有处“倭子坟”，埋葬着500余倭寇首级，抗战之始，日军购园毁园不成，遂派飞机多次轰炸，终未果。

在历史上，腾冲与南通似乎没多大交集，但在民族仇恨与民族情感上，境遇竟惊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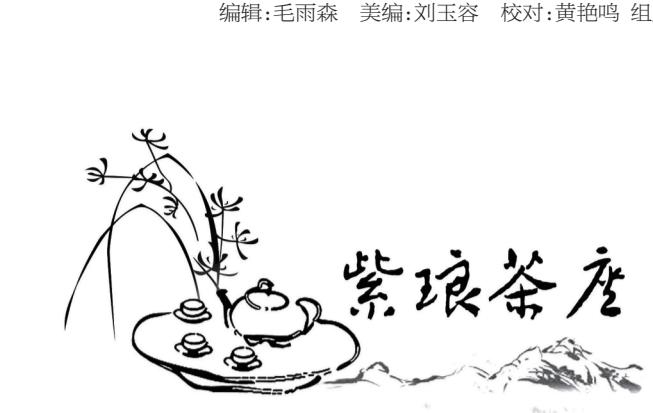
六

和顺是滇西茶马古道上著名古镇，历史的烟云将这里熏陶得斑斑驳驳，当年中国远征军20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古镇一座深宅大院里，后来曾是滇缅抗战博物馆。

滇缅抗战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民间投资、民间收藏的博物馆，收藏的3500多件二战文物，包括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美英盟军、民众抗战等方面的文物。现如今，滇缅抗战博物馆迁到腾冲市内，与国殇墓园一起对外展出。

漫步和顺古镇，但见小河绕镇而过，两座石拱桥形似双虹卧波，故名双虹桥，桥下柳丝轻拂，莲叶田田，村妇捣衣之声不绝。古镇里游人不多，慢慢地逛着，穿过小巷，走过青石板路，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触摸到斑驳的岁月和丰厚的文化气息。“远山茫茫苍苍，近水河悠悠，万家坡坨下，绝胜小苏杭”，李根源先生诗句，让刚刚从悲壮历史长廊里穿越出来的我一时不适应，但放眼面前景色，我不得不赞一声，此处的确赛似苏杭。

在镇中，我购得一根光滑的紫薇棒，以纪念这段捶打心灵的滇西之旅。



生者给予了死后世界无限的浪漫主义色彩，死有什么可怕，不过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灵魂居所

□强雯



灵魂是什么？一缕气、一束光、一种柔软可易形之物？

你说它不是实体，但又如高级生命一样是完整的，智慧百生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自由来去，但无时无刻它似乎都在寻找可以附着之物，比如人，比如猪狗猴，甚至是一块砖瓦、一段风雨、一节光影。

人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最高的动物。如果灵魂没有附着在一具优秀的肉身上，它便成了孤魂。

灵魂是万知万能，纯洁无瑕的。它能活多久，没有定论，但是给灵魂以栖息之地，却是千百年来的共识和理想。所以，人类对灵魂的爱和照顾，是恋恋，也是自恋。

活着的人说，灵魂可以栖息于文学、音乐、美术、科学……哦，不，古人不玩这些虚的，他们认为这些是伟大灵魂成就的东西，而不是灵魂的居所。要把自己的灵魂像神灵一样对待，吃喝玩乐、吹拉弹唱、诗书礼仪都要萦绕在它身旁。如此，灵魂才能有一个好归宿——仙界。

三国时期，这种为灵魂而量身打造的器皿开始大量流行——堆塑罐。

从已有的墓葬出土物来看，这种灵魂居所在西汉已有，那时叫五联罐、五升罐，形式简单，不做过多装饰，三国到两晋时期，制作繁复，工艺讲究，不少达官贵人开始在自己的墓葬品中置放堆塑罐，盛放死者的魂灵，又称为魂瓶、丧葬罐、谷仓罐。

安放灵魂的堆塑罐可不是一般的罐子，罐身和我们今天所用的差不多，有一个大肚，但在罐的上部，一般都有几个小罐，并且有罐口，不封闭。看上去这个罐子上生了几个小罐，张了几个小孔。这是为了让灵魂自由出入，看着这样的堆塑罐，你似乎能看见灵魂俏皮而活泼的一面。这幅画面，让人想起狡兔三窟这个成语。人死后，还能这样充满游戏精神，除了宗教思想的引导，也许正是和那个战乱纷年的年代有关。

东汉末年，纷争不断，三国时期，诸侯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闹哄一时安稳的时代，逼人前行。生前的社会游戏规则，自然影响了人的价值观。死后的冥器自然也显示出一种逃避、求稳的风格来。

西汉、东汉时期五联罐，造型简约，但主旨明确。灵魂安放，但要给它狡兔出窟的设计。罐子上部的五个小罐层次分明，中间的罐最大，周围环绕的四罐较小，有众星捧月之感。五个小罐之下是一个大肚的罐身，上下部分连接处的装饰，仅为几条横纹，腹壁为素面。

湖北省博物馆就馆藏了好几具东汉时期的五联罐。

随着朝代更迭，五联罐演变成堆塑罐。堆塑二字可见实事求是，就是要堆砌雕塑之意。堆塑罐十分精美，完全是按照艺术品的方式来打造。通常为敞口深腹大罐，口沿以及肩部堆塑谷仓、建筑和动物、人物等。这类器物在江浙一带的高级墓葬中时有出现，工艺繁杂，细腻。

在博物馆里流连这些灵魂居所之时，我不禁也会想，要是自己百年以后，也有这样一个物件该多好。

魂瓶从汉代到清代，有迹可循，可见历代人们对于死亡的尊重、敬重，煞有其事。

有财力的，子女儿女自会尽一份孝心，财力尚欠的人家，恐会在生前，先提前为自己预备好，就像快到终点那些年，得先预备一口好棺材。“可千万别把棺材本输了。”

戏曲人物都这么念叨。《红楼梦》里，贾府家财万贯时，“身后有余忘缩手”，没留一份棺材本，临了树倒猢狲散，王熙凤被卷了草席乱葬，自然不得周全。

芸芸众生，心之所想大概都是一样的。

灵魂出窍，要有进有退，古人早就比我们更有执行力。

井终于打好了，就在我家厨房的东门外。我父亲打了一桶井水上来。水很清澈，携带诱人的神气。

我父亲尝了一口，赶紧吐掉，眉头皱了很久。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父亲作出了一个隆重的决定：给家里打一口井。作出这个决定，对我患得患失、怕冒风险的父亲来说不容易。

几百年前，小镇一带还是白浪滔滔的大海。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大海的一部分逐渐现出了滩涂，长出了蒿草，海鸟有了歇脚和觅食之处。而鸟鸣又引来了人类。那是一对逃难而来的盐民，应该是新婚夫妇。滩涂除了摇曳的蒿草，迎着潮头飞翔的海鸟，还有了袅袅炊烟。

蒿草、海鸟、炊烟，这就是小镇的雏形和最初的景象。当第一缕婴啼如歌声在黎明时分响起时，这幅景象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几百年倏然过去，再不会有记得这幅图景，然而，从那时起，腥咸的气息一直包围着小镇。在我少年时代，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小镇整天被腥气包围，其来源就是街心的收纳海鲜的八鲜行。

咸味则来自水井。小镇上很多人家的井都是咸的，独孙士根家的井是甜的，谁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孙士根的老伴孙二娘一直为之沾沾自喜，并立下一条不文的规定：谁去她家挑水，必须先把她的大缺打满。而且，不是谁想去挑就能挑的。对于那些她不顺眼的人，她会板起面孔，呈现“非请勿入”的表情。比如她对曹金元就不待见。曹金元几次想进门挑水都未能得逞，后来曹金元就死了心，到远处挑井水。好在那时他正当壮年，力气多得无处使。在我印象中，曹金元一年四季都不穿鞋子，他的脚既大又粗糙，走动时五个脚趾铺开，紧抓地面，发出噗噗的声音。曹金元挑水走在街上喜欢打号子，他的号子声很响，但无法跟吴鹤松的报秤的洪亮声相比。要是他的号子恰巧遇到吴鹤松的报秤声时，会顿时黯然失色。

其实我父亲早就想打一口井，但他老是在

“不知打的井是甜的还是咸的”中纠结彷徨。有一天上午，他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从北渔医院回家。北渔医院是他的工作单位，同时也是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北渔医院在小镇正东方向三公里处，俗称“河头”。“河头”即河的尽头之意，此河乃流经我家东面那条河的支流，它一直渴望向东流入大海，但被一条海岸挡住了。多年前，它是阻挡黄海恶浪的海堤，是东百万民工的壮举。后来，又在它东面海滩另筑了一条海堤，直接将海水逼退了两公里。黄海村就坐落在这两公里间，它是我父亲祖先的栖息地，我父亲那头亲戚的居住地，新中国成立前，他们被称为“海花子”。我父亲在黄海村家喻户晓，人们都亲切叫他“刘先生”。后来，“刘先生”的名声又扩展到整个北渔公社，这样一来，我父亲的名字倒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从北渔医院回小镇，要穿过北坎三大队的地盘。该大队的农户均是启海人。启海话，本场人都听不懂，称之为“蛮蛮螺儿”。很多年前，启海人从沙地迁徙而来，本场人都叫他们“沙蚕”。毫无疑问，这是诬称了。对本场人，启海人则反唇相讥为“江(gang)北人(ning)”。启海人与本场人之间的仇隙就是这样产生的。北坎公社三大队的不少启海人也熟识我父亲，但他们才不叫“刘先生”呢。因为叫了“刘先生”，等于改变了立场，所以他们一律叫我父亲的名字——刘国才。他们在田里干活，一抬头看到我父亲骑着车杠上永远挂着黑色皮革诊包的永久牌自行车过来，便会说：刘国才回来了。

我父亲走的这条路，是北渔医院通往我家的唯一的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泥路。是北渔医院联结我家的纽带。它穿行于两片农田之间，一条布满蒿草的小河与之相伴。它西边的尽头就是陆炳龙家门前的那条狭窄的水泥桥。

那天上午，我父亲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穿过了这条狭窄的水泥桥，来到陆炳龙家门口。再往前就是马路，马路与水泥桥之间有个较陡的坡度。很多骑车过桥的人都在陡坡面前下了

车，推着车上坡。但我父亲是不服输的人，他弯腰抬腿，猛蹬踏脚，终于骑上了马路。然后他往北骑，经过王奶奶家西山头，再往北不远就到家了。这时，他看到了我姥姥蹒跚的背影。我姥姥刚从院门出来，两只手提溜着两只放满要洗物件的竹篮，努力迈着粽子小脚，向北，朝公共河埠蹒跚走去。这时，我父亲下了车，久久注视着我姥姥踉跄的背影。也就是在那时，我父亲才下了打一口井的决心。

几天后，一伙打井的人带着工具来到我家。

在他们干活时，我们全家都忐忑不安，祈祷打出的井是甜的。傍晚，井终于打好了，就在我家厨房的东门外。我父亲打了一桶井水上来。水很清澈，携带诱人的神气。

我父亲尝了一口，赶紧吐掉，眉头皱了很久。不用说，我家打出的这口井是咸的。这意味着我将继续去孙士根家挑水，当然，我得先把他家的那口大缸打满水。但是我姥姥却再也不用下河打了，因为井水无论多咸，都不妨碍洗菜淘米。当然，也可以过衣服，不过，过好的衣服得用我挑回来的甜井水再过一遍。

我姥姥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井水。我姥姥那时还有力气，她将井桶下沉到井里，抖几下手腕，井桶就盛满了水，然后三下两下就把满满一桶水提上来了。她把水倒进井台上的一只大塑料盆里，洗各种要洗的东西。井台成了我姥姥安身立命之处，在我印象里，我姥姥总是在井台上忙碌。在她看来，日子是有声音的。那声音是井桶下沉到井里与井水相拍，发出的“嘭”的一声；是她提着井桶上来，水溢出来的淅淅沥沥声。我姥姥以为这声音是永恒的，永不会寂灭。

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在流逝的时间里，我姥姥将井水提上来的速度越来越缓慢了，俯向井口的角度越来越大。有时会中断，将井桶停在半空中，喘几口气。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但她似乎并未察觉，直到有一天，她将井桶提到半腰，再也无法提上来了。沉重的井桶在半腰停了片刻，就迅速掉落下去，与水面相触的一瞬间，发出巨大的声响。这巨大的声响其实是一种宣告。井台本来是我姥姥安放自己的位置，但她最后还是被赶出去了。

南京市博物总馆所藏的，东吴凤凰元年青瓷人物楼阁堆塑罐，堪称一绝。

该物于1995年南京江宁上坊

凤凰元年(公元272年)墓出，通高

45厘米，底径17厘米。下部为罐

身，上部为密集的人物、动物、建筑

等堆塑。

魂瓶上部口沿为廊庑状，四周有院墙，院墙四周各有一座角

楼，开有方窗。中部连接四个小罐，小罐底部堆塑也各有不同，分为四

个区域，相对应的两个区域做门

楼，有吹奏器乐的乐伎俑和立阙，

另一区域为卧龟驼碑，碑上文字写

有“凤凰(凰)元年立”等，剩下一区

为两个头戴尖帽抱拳于胸的跪坐

胡僧，其间还贴有熊、麒麟等动物。

此貌足见雕刻精巧。

在博物馆里流连这些灵魂居所之

时，我不禁也会想，要是自己百年

以后，也有这样一个物件该多好。

魂瓶从汉代到清代，有迹可循，可见

历代人们对于死亡的尊重、敬重，煞

有其事。

有财力的，子女儿女自会尽一

份孝心，财力尚欠的人家，恐会在

生前，先提前为自己预备好，就像

快到终点那些年，得先预备一口好

棺材。“可千万别把棺材本输了。”

戏曲人物都这么念叨。《红楼梦》里，贾府家财万贯时，“身后有余忘缩手”，没留一份棺材本，临了树倒猢狲散，王熙凤被卷了草席乱葬，自然不得周全。

芸芸众生，心之所想大概都是一样的。

灵魂出窍，要有进有退，古人早

就比我们更有执行力。